



北国盛开大寨花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国盛开大寨花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国盛开大寨花

黑龙江省文化局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插页 5·字数 98,000

1972 年 10 月第 1 版

197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4093·008

定价：0.39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农业学大寨”报告文学集。它通过若干典型，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我省广大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斗风雪，战严寒，按着农业“八字宪法”为革命种田，用科学种田的实际情况，生动地呈现了广大贫下中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境界，突出了他们重新安排大地，敢叫天公把头低的英雄气概。

封面、插图：白 靖 夫

目 录

新的征程·····	陈碧芳	(1)
前进队里前进人·····	千 重	(15)
敢叫天公把头低·····	赵青林 张宝林	(36)
重新安排大地·····	刘文兴 赵相臣	(57)
缚苍龙·····	栾仲舒	(80)
塞北稻乡·····	高德谦	(102)
闯 将·····	艾 群	(121)
争气田·····	张春生	(140)

新的征程

陈 碧 芳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随着一伙外地来参观的人们，到甘南县中兴公社太平大队学习他们自立更生办机械化的经验。

大兴安岭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是春天了，田野里、山岗上，新生的林带，抹上了一层淡绿。透过一片果树林，清楚地看到，电子的四周，到处是呼呼冒着热气的粪堆，人们正忙着刨粪、送粪，到处都响着清脆的鞭声和老板子吆喝牲口的声音。在那些石头垒的房舍的墙壁上，写着醒目的大字：“**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穿过这片果树林，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奇异的景象：十一台东方红拖拉机一字儿排开，鲜红的油漆，在金色阳光的辉映下，发出异彩。在这支队伍的后面，还有一个庞大的阵容：解放牌大汽车，播种机，铲蹚机，开沟犁，植树机，筑埂机，刨茬机，脱粒机，粉碎机，切口耙，圆盘耙，……占了半个大院子。一个外来人，骤然看到这个庞大的阵容，简直象是来到一支即将启航的红色舰队跟前。

穿过院子，是一座颇有气魄的红色砖瓦结构的平房，西头是一个有两扇红漆大门的机车车库，隔壁是农机修配

厂的厂房。

“这座房子，是我们自己盖的！”农机队长老高向我们介绍。

我忽然发现，在老高的谈话里，‘我们自己’这个词儿几乎成了他的口头语。“拖拉机是我们自己买的”，“拖带农具是我们自己置办的”，他是多么自豪地说着这个词儿呵！

当我们进入车间以后，看到那飞转的车床，那有节奏跳动的弹簧锤，那电焊的火花……一时竟很难相信自己是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一个农村生产大队，目前能有这等规模的“工厂”，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呵！

当我们从车间出来时，吕和迎面向我们走来。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头发已经灰白，但走起路来仍然是大步流星的。他和我们握手时，手上满是泥土，看来是刚从地里赶回来的。

我们在院子的一侧坐了下来。这是一个少有的不刮风的晴天，阳光洒在我们四周，暖烘烘的。吕和笑着向我们介绍：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是毛主席指的道，咱们全国农村迟早得奔这条道的。”停了停，他又意味深长地说：“只要路线对头，没有的东西可以有，条件不好可以变好。这是千真万确呀！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年，也是跟头把式过来的，眼前这点玩艺儿，还不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呵！

是呵，太平大队的机械化，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的确是七斗八斗斗出来的。

新的起点

一九六四年，太平大队被作为勤奋创业的典型向全国介绍。从那以后，这个偏远的小山沟一下子远近闻名起来。

谁都知道，过去的太平庄，是一个雁不落脚、人不过夜的穷山沟，满眼光秃秃的薄砂包，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条河，脊薄的黄土下面，是挖不到底的石头层。

太平人永远不会忘记那艰苦创业的日子。他们不会忘记，合作化的第一个年头，因为没有草料，只好赶着那些瘦弱得走不动道的牲口，在冰天雪地里上边壕北去放牧；他们不会忘记，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下，一镐一镐地刨开冻土，成万车地拉到坡地里，加厚那脊薄的土层；同时，又一车一车地把地里的大石头拉出来，垒上石峪坊，打上土埂子，挖上鱼鳞坑，栽上黄菠萝树，来控制水土流失；他们也不会忘记：冬天，百十里地送粮，老板子不下饭馆不住店，自己搭窝棚，自己立灶火，节约下每一分钱来扩大再生产……就这样，从建立高级社到一九六四年的八年中，太平人向国家交售了二千多万斤商品粮，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太平人用自己的双手一笔一笔地描绘着改天换地的新图，一点一滴地积累下集体的财富，也一步一步地培养了一代人的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那时候，也曾有人背后嘀咕：“咱们老支书太土瘪，一个铜板都攥出水来，干攒也没见花在哪儿！”说这话的是一些眼光短浅的人，他们很快就看到了，在一九六一年，公社的供销社进了三十多台胶轮气包车，当时正处于三年经

济困难时期，问谁谁也不要，太平大队却买了廿七台，解决了全大队的运输问题。一九六二年，又安上了四十华里的高压输电线，五十华里的电话线，太平庄世代点灯熬油的暗黑的茅草屋里从此大放光明。

最艰苦的日子过去了！太平人就此止步了吗？当时，不是也有人吵吵：“老虎也该打打盹，老牛也该迷迷觉啦！”吕和反复给大伙说：“万里长征咱这才走了头一步呀！大伙整天喊着要支援世界革命，难道咱们就拿这亩产二三百斤去支援？咱们要干的事情多着啦，要改山换土，要打井，要植树造林，要科学种田，要多种经营……不走机械化的道路怎么能行！毛主席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咱们集体经济巩固了，还得加把劲儿往机械化道上奔呀！”为了让大伙明白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意义，吕和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用他的话说：“你要办成一件事，就得先造舆论呀，大伙思想没通，咋去奋斗！”

在大队作为会议室的那间屋子里，贫下中农没少议论这件事，特别是冬天的晚上，一呛呛就是半夜。贫下中农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表达了他们对机械化的渴望心情：

“我们祖祖辈辈跟弯弯犁杖、弯弯锄头摔跤，累吐血，累弯了腰；今天，毛主席要我们做农业机械化的主人，多打粮食支援世界革命，我们能不拍巴掌赞成？！”

咱要有了机械化，这六十四个山包就可以好好整治整治；要不到的话，再过上几十年，都得变成石头砢子。到那咱，咱们子孙后代还不埋怨我们这些当祖宗的没出息呀！”

“毛主席叫咱走合作化这条道，咱走对了；这机械化也

是他老人家给指的，咱趁早往前奔吧，谁等着靠着谁就得落后！”

.....

就象当年办高级社一样，太平庄掀起了办机械化的热潮，社员们甚至自动集资，支持大队买拖拉机。尽管大队没有动用社员们的钱，但以吕和为首的党支部的同志们深深感到他们身后有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们，鼓励他们，勇敢而坚决地向机械化道路上迈进！

顶 风 上

吕和很有感慨地说：“办机械化是一场革命呀！”

有人也许会觉着这话未免有些夸大吧！不，一点也不呵！

太平大队贫下中农办机械化的热情，竟然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们买拖拉机的申请一次又一次地报了上去，却象石沉大海，渺无音讯。省里拨到县的拖拉机，就是不往下分，竟原样退了回去。吕和跑去质问，上边一个干部回答说：“就是有，也不给你们，因为这机械化不是小事，国家有统一的安排。你们一个生产大队也要办机械化？你们买得起、管得了、使得好吗？就算你们买得起，喝油也喝不起呀！再说，开拖拉机可不跟老板子赶车一样，拿起鞭子它就跑！”

吕和回答：“依靠集体经济办机械化，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过，全国农村要在二十年到廿五年实现技术改革。咱们若都坐等着国家给，这机械化哪一辈子可能实

现?!至于说经验，我们农民祖祖辈辈没摸过机器，哪来的经验？经验不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吗！”

那个干部发现自己的理由被吕和顶了回来，不由得恼怒起来：“吕和，你这个机械化迷，我看早晚得叫鸡（机）鸽了眼！”

吕和幽默地回答：“我们不但不叫鸡鸽眼，还得叫鸡下蛋！”

.....

一九六五年，太平大队冲破重重阻力，才从国营拖拉机站租了三台机车长年使用。虽然还不是自己的机车，但大队毕竟有了指挥它的权利。

现在的机耕队长老高，就是当时从国营站派来的包车组长。吕和从各个生产队选拔了几名优秀青年跟老高学开车。

春天，大兴安岭刮来的大风卷起漫天黄沙。吕和迎着扑面的风沙，整天整天地在那高低不平的山地里奔跑着给机车领路，为的是让机车按照山地耕种的需要，开出弯曲的水平垄来。全队出了名的一块叫大直垄的土地，过去满地趴着“红毛公”，马犁杖一进去就打铧子。机车开了进去，从深深的地层里，把“红毛公”连根翻了出来。过去，山坡地里，一副犁杖要四五匹马拉，坡度大的要六匹马，现在，机车开进去，突突突就是一片，社员们怎么能不蹦高乐呵！不料就在这时，上边又来了个大干部，说是来太平搞调查研究的。他来以后，听说大队租了拖拉机，竟吹胡子瞪眼地算开了帐，说拖拉机喝油马闲着，是一枪俩眼，早晚得

把家底儿踢腾光了！他在前边宣传办机械化的坏处，吕和就脚跟脚地找社员开会总结机械化的好处。两人唱起对台戏来。当时，吕和把一份大队实现机械化的全面规划，和一份打算购买一台脱谷机的请示报告，交给了那位干部。那位干部看了那份规划，撇撇嘴道：

“真是异想天开！”对于购买脱谷机，竟自作聪明地说，

“算了。你们在场院里按个电动杠杆，推着石头碾子转转就行了！”

吕和说：“那个石头碾子我们使够了！国家给农民造了机器，不是摆在马路上装象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使？！”

脱谷机终于买进来了，那个电动杠杆的故事便成了太平人闲谈中的历史笑料！

这年，小苗拱土的时候，吕和上省里开会去了。那位干部上地里转了一圈儿，说是发现了大问题。而且，立即从上边调来一个“调查组”，调查统计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说是拖拉机种的三十垧地，百分之四十没苗。一队有块地，野生了许多荞麦，也被说成是拖拉机给种瞎了，毁种的荞麦。他们召集贫下中农开会，大喊大叫机械化办糟了。贫下中农出来说话了。

有的说：“我们查了查，缺苗断条的地，总共不到两垧，都补上苗了！”

有的说，“缺苗不怪驾驶员，也不是拖拉机的过错，怪我们看籽儿的不仔细，插漏了。”

有人补充：“咱这头一回没经验，往后就不能出这事

儿了！”

.....

但是，这并没有压住那个干部的火气，他竟然把全县的拖拉机手集中到太平来开了个现场会，还给那块“荞麦”地照了像，并且声言要在那块地里立个碑，每年这天都把全县驾驶员集中到这里来开会，记取他们的“教训”。那人怒气冲冲地问老高：

“这个纪念碑你自己说说，是用石头的呀，还是用水泥的？”

老高笑了笑，回答说：“最好是钢筋水泥的，牢固，好让我们记它一辈子！”

老高是个热爱农业机械化事业而又具有高度负责精神的人。他患着慢性克山病，身体衰弱不堪。但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着疾病给他造成的困难，坚持工作。有时站都站不起身，就让小伙子们把他背到地头，躺在地上告诉他的助手们机车的毛病在哪里，应该怎么修理；开哪块地要注意些什么问题。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得到了贫下中农的信任，太平大队党支部吸收他为中共预备党员。可是，眼前这个“调查组”，竟然总结出一个太平大队办机械化的“十大罪状”的材料，向全县发了“通报”，并且在“通报”上宣布撤消老高包车组长职务，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

吕和开完会回到大队，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向“调查组”的人明确表示：

“你们那个‘撤职’、‘取消’的决定不好使，要撤消包车

组长的职务得先撤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职；要取消他的预备党员资格，先开除我的党籍好了！”吕和召开了大队全体党员会议，一致通过老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这年秋天，拖拉机种的苞米长得有房子那么高，获得了丰收，这更进一步鼓舞和坚定了广大社员群众办机械化的信心和决心。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凯歌声中，一九六六年秋天，六台东方红拖拉机同时开进了太平大队！

自 己 动 手

在太平人迎接自己的拖拉机的同时，还迎来了两名新社员，就是包车组长老高和另一名驾驶员。他们主动要求在太平大队安家落户，使贫下中农深受感动。老书记吕和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党和人民培养了你们，希望你们不但把技术教给青年，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懂得为革命开车！”

于是，一支由马倌、猪倌、攥锄把的、甩大鞭子的年轻庄稼人组成的农机队伍建立起来了！

老书记整天和年轻人摔打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出车，给他们讲太平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议论太平庄的美好远景。他反复对青年们说：

“我们要给贫下中农长志气！人家不是笑话咱们不懂科学，没有经验吗？咱们老老实实承认，是没有这个经验；

可咱们有奔社会主义的决心，只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机器就会听我们的话！”

当时，有的人在一边刮冷风，对老驾驶员说：“你们放着国营驾驶员不当，来当社员，这不是扔了铁饭碗捡个胶皮饭碗吗！”

老驾驶员响亮地回答：“技术是党和人民给的，我们只能拿它来为人民服务，不能拿它作保饭碗的资本！”

也有的人对新驾驶员说：“你们这号驾驶员，一没大头鞋，二没工作服，三没超额奖，跟社员一样挣工分，一年四季穿油衣，又髒又累，图希个啥？”

新驾驶员响亮地回答：“我们图希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这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亦工亦农的队伍，很快便成了机械化的主人！他们不光学会了使用机器，而且学会了保养、管理、修配等全套技术。

一九七〇年，曾经出现过一件被人们认为是奇迹的事情。这年开春，老书记动员农机队的同志把仓库里闲着的一台引擎利用起来，自己装它一台拖拉机。农机手们一个个磨拳擦掌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争取“五·一”节前安装好，参加春播，为七〇年粮食上纲要贡献力量。这个消息传开后，有拍手赞成的，有暗地里捏把汗的，也有刮冷风的。刮冷风的人说：“咱这小药铺还想出人参？真是自不量力！”老书记鼓励大家说：“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就是要让这小药铺出点人参！”

接受任务以后，他们首先到县修配厂的旧材料堆里，捡了些废旧零件，又在物资供应站买了一部分零件。但是，缺件很多，必须自己动手造。自造零件，谈何容易！刨床、铣床、铸钢炉、风焊……啥也没有，只有一台从一所五七干校弄来的哑吧车床，曾由一位技术员鉴定：根本不能用！他们也没有懂行的钳工、铆工，只有一名“未来的”车工，正在县里培训，还没回来。面对这许多困难，谁也没有泄气。他们首先把那台哑吧车床搬了出来，全部拆卸，几个人分工，每个人记住一部分零件的位置，一边拆一边捉摸每个部件的性能。就这样，拆了装，装了拆，终于发现主要毛病在铜轴套上，就立即派人上县修配厂整回来一个新的。可是这个新轴套太厚，怎么办？去一趟县来回需要两天不说，再整回来一个也不一定合适，还是自己动手吧！一个小伙子拿起手铰，跟大姑娘绣花一样地一点一点往薄铰。

车床终于开动了，开始车第一个螺丝了。大伙怀着兴奋的心情，就象母亲等待婴儿诞生一样，等待着第一颗自己亲手做出的螺丝。可是这第一颗螺丝从车床上拿下来时，癞癞疤疤的，没有纹，也没有道道。一个小伙子低声地叨咕：“这哪是螺丝啊，简直成苞米瓢啦！”

又是三天三夜的连续战斗，终于使这台车床能车各种规格的螺丝了！以后一连串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但他们照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困难一个一个甩开了！没有铆焊设备，就用大锤砸、电焊代；没有铣床、刨床，就用手铰来铰；没有模型就用实物比量着，“照猫画虎”……就这

样，把偌大个车架铆得严实合缝，还造出了自己的空气滤清器，自己的五速倒背，自己的离合器杆……

最后一道工序是安装。这么大个东西，上千种零件，老虎吃天，真不知从哪下口呵！他们对照着零件目录和拖拉机结构图，一件一件地捉摸，一件一件安装……

多么紧张战斗的廿五个日日夜夜呵！四月廿五日这天，他们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第一次试车。马达响了，铁牛奔跑起来了！小伙子们先是笑着、喊着、蹦着……忽然，他们停住声，屏住气，心情不安起来。为什么我们的红铁牛光是一个劲儿照直跑，不会拐弯啊！红铁牛被拉回厂房来，又是一场紧张的战斗，整整卅六个小时，人们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最后终于发现，原来是转向离合器弹力不足。毛病找到了，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

四月廿八日，老书记在广播里向全太平庄的贫下中农宣布：“我们太平大队自己安装的第一台拖拉机搞成功啦！”

全太平庄沸腾起来，电话铃响个不停，纷纷要求开到自己那个生产队去让贫下中农看看这台自己装的拖拉机！

机车出动以后，屯子里的男女老少潮水一样地涌了上来，正在种地的扔了傢伙跑了来，正在抹房的从房顶上跳了下来，一位八十来岁的老贫农手摸着机车，眼里闪着泪花，激动地说：“你们得把这事儿报告给毛主席，好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呀！”

……

看啊！咱们的“老九”，迎着东升的太阳，跑得多欢啊，